

性別差異對國中生團體凝聚力之影響

The Impact of Gender Difference on the Junior High Students' Group Cohesion

蘇偉閔¹
Wei-Min Su¹

摘要

青少年時期，尤以國中階段，性別是選擇同儕友伴的重要條件之一，他們通常會選擇與同性別的同儕相處在一起。因此，在團體歷程中，青少年往往會較願意接近同性別的同儕，並與他們有較多的交流。然而，青少年這種基於性別差異所形成的互動模式將可能對團體凝聚力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而團體凝聚力又對成員參與團體有其療效及重要性。本文從過去的相關文獻中歸納出兩個關於性別差異對國中生團體凝聚力造成影響的面向：一為「國中生人際互動方式的性別差異」，國中女生較男性同儕善於向他人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此層面的差異將會影響團體的凝聚力；另一為「國中生小集團現象」，國中生的小集團現象常重現在性別混合的團體之中，易使成員只與同性別的小集團內的成員互動，導致降低成員的參與度及合作意願。此外，本文同時針對性別差異對國中生團體凝聚力兩個面向的影響提出可行的因應方式。希望透過本文能提供實務工作者一些關於帶領青少年團體上的參考，以促使團體能提供成員應有的正向效能。

關鍵詞：性別差異、團體凝聚力、國中生

壹、前言

對大多數人而言，青少年時期是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個轉捩點。此時，青少年開始脫離自我中心的狀態，並逐漸地發展關注到周遭重要他人觀點的思維模式，以使其能夠順利成長。而團體諮商是一種經過特別設計或控制的社會情

境，能協助青少年安全地探索真實世界及檢視個人限制，並從參與團體中學習與他人互動，進而促進其成長與發展（M. S. Corey, G. Corey, & C. Corey, 2008/2010；吳秀碧，1985；劉仿桂，2010）。此外，同儕關係發展對青少年相當地重要，而團體是一個可以提供他們與同儕共同探索所關心議題的有效資源（Akos, Harem, Mack, & DunAway,

¹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通訊作者：蘇偉閔，（500）彰化市進德路一號，Email：sue.swimming@gmail.com

2007)。由於同儕團體是青少年重要的支持來源，所以團體諮商特別適合青少年，並有許多文獻指出團體諮商對青少年所正面臨到的議題多能提供改善的成效（Hoag & Burlingame, 1997; Lee, 2015; Ohrt, Webster, & De La Garza, 2015; S. Kim, G. Kim, & Ki, 2014; 劉仿桂, 2010）。

而青少年時期，尤其在國中階段，性別是選擇同儕友伴的重要條件之一，他們通常會選擇與同性別的同儕相處（Buhrmester, 1998; Dunphy, 1963）。在團體歷程中，青少年也傾向於與同性別的同儕有較多的交流。然而，青少年此種因性別因素所形成的獨特互動模式，將可能對團體動力造成負面的影響。

因此，許多國內外學者主張在招募青少年團體的成員時，需要考量到性別差異對團體的影響（Jacobs, Masson, & Harvill, 2006/2007; 吳秀碧, 1985; 許育光, 2013），而性別差異對國中生團體凝聚力的影響更是首當其衝。基於團體凝聚力對團體的重要性，筆者欲探討性別差異對國中生團體凝聚力的影響。

貳、團體凝聚力的重要性及其成因

團體凝聚力（group cohesion）對團體來說是種不可或缺的療效因子之一，而關於團體凝聚力的定義則眾說紛紜。Shaw（1981）認為凝聚力具有三種不同的意義：一是團體的吸引力；二是士氣或是成員表明的參與動機；三是團體成員的努力合作，而他歸納發現：大多數人會將凝聚力視為刺激成員留在團體中的力量。Johnson與Johnson（1994）也認為凝聚力是使個體願意維持他們在特定團體中的成員資格的所有力量。總而言之，大多數學者均認同凝聚力是種讓成員留在團體中的力量。

有關凝聚力對團體的重要性，許多學者均認同凝聚力對團體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從團體層面來說，Ridgeway（1983）指出凝聚力會對團體造成不少的影響，像是團體內溝通的品質與數量、成員持續留在團體中及滿意度、團體的權力高於個人的意見和行為、團體達成目標的能力，以及團體文化的複雜精緻化。Johnson與Johnson（2003/2005）彙整過去文獻指出當凝聚力提升時，缺席情形與成員流動率會降低；成員對團體目標所投入的心力提升，覺得自己對團體負有更多責任，較願意承擔困難的任務，較有動機為達成目標而持續努力；滿意度較高，士氣會更加激昂；較願意為團體而忍受辛勞和挫敗；較願意保護團體抵禦外在的批評或攻擊；較願意傾聽同事的意見，並被其影響；較能為了彼此的專業成長與成就而投入更多心力；生產力也較高。

從團體療效層面而言，Yalom（1995/2001）認為有凝聚力的團體，成員們會彼此接納與支持，而漸漸較能在團體中表達及自我探索，進而逐步的能察覺及統整以前不能接納的自我面向，且較能與別人有深刻的關係；此外，成員在有凝聚力團體中的角色會大大地影響自尊，其為了獲致團體尊重而習得的社會行為，同時也是個體在團體外較適應的行為。再者，Crowe與Grenyer（2008）的研究指出，相較於治療同盟，團體凝聚力更能夠預測團體療效。此外，許育光（2013）認為，凝聚力對於後續團體朝向個人工作階段是一項重要的基礎，所以領導者可更著力於人際連結的催化，以促使團體成為一個整體，才能有利於後續針對成員的議題進行工作。

由此可見，凝聚力對團體動力及治療效果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實務工作者

須多進行催化及介入，以促成團體凝聚力的形成及穩定。因此，實務工作者須對影響凝聚力的因素有所了解，以利帶領團體時，催化凝聚力的形成以及穩定團體的凝聚力。

針對影響凝聚力的因素，學者們各自擁有不同的主張及看法。Cartwright於1968年提出（引自潘正德，1995）影響因素包括了成員間吸引力、成員間相似性、團體目標、成員間相互依賴的型態及溝通方式、團體活動（性質、方式與計畫）、領導者（參與的程度及領導的型態）、團體氣氛、團體人數等。再者，Johnson與Johnson（2003/2005）則認為團體若能舉出明確具體、立即性高、可實現的議題，進而予以執行的話，凝聚力將會提高。此外，邱珍琬（2016）認為成員的互動與分享是增進團體凝聚力的最重要原因。另外，Burlingame、McClendon與Alonso（2011）的研究指出年齡、理論取向、時間長度、團體大小及針對提升凝聚力的處遇均對團體凝聚力造成影響。

然而，儘管學者們提出了許多關於凝聚力成因的論述，以協助實務工作者在帶領團體時提升凝聚力，但由於青少年階段擁有其發展上的獨特性，而這將影響青少年與其同儕於團體和日常生活中的關係及互動。其中，尤以性別差異對同儕關係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參、國中生人際層面的性別差異及其同儕關係的型態

人類在許多身心的狀態上存在著性別差異。由於人際互動方式對團體動力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所以實務工作者需要對人際層面的性別差異有所認識。普遍來說，男性多呈現主動、支配及工作取向，而女性則多呈現被動、服從和感

情取向。潘正德（1995）從過去文獻中彙整出七項人際層面上的性別差異，其中包含了人際距離（男性大於女性）、攻擊性（男性多於女性）、主權（男性大於女性）、對威脅的反應（男性有不同層次反應，女性多採順從姿態）、眼神接觸（女性多於男性）、說話次數（女性多於男性；領導者表現熱絡時，男性多於女性）及服從性（女性多扮演服從角色）。而在青少年階段，有研究顯示女性比男性的親密水平更高（Roy, Benenson, & Lilly, 2000），並花更多時間和朋友聊天；而男性則強調共同參與活動是友誼的基礎（Radmacher & Azmitia, 2006）。Buhrmester（1998）更進一步指出青少年間的友誼是建立在深厚的情誼上，故她們常常聚在一起聊天；青少男間的友誼則強調活動，而其聊天話題也多聚焦於自己或他人的成就之上。此外，黃德祥（1994）回顧過去青少年發展的文獻後提出青少年的友誼關係主要會有下列四種性別差異：一是兩性團體之間的隔離狀態；二是男性的朋友團體大於女性；三是女性的團體比男性團體凝聚力大；四是女性團體重視承諾、忠誠、親密，而男性團體則重視成就、領袖與地位的獲取。然而，性別差異多為程度之別大於類型差異，而且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會影響人們與他人的互動方式（林佩儀，2004）。因此，實務工作者在帶領團體時，須以實際在團體中對成員的觀察作為對成員的理解，切勿以先入為主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理解成員的人際互動方式。

與兒童及成人一樣，對青少年而言，「相似性」是形成友誼的重要原因（Arnett, 2012/2016）。因此，基於性別本身以及人際互動方式的性別差異，青少年與同性別同儕較具相似性，所以他們多選擇與同性別同儕建立友誼關係。此外，

在青少年早期階段，青少年與同儕相處比父母、手足或其他生活周遭的人來得多，尤其是與一群親密朋友所組成的小集團（cliques）更常相處在一起，而小集團通常是由數個同性別成員所組成。澳洲社會學家Dunphy（1963）曾做過一項經典研究，描述了青少年同儕關係的發展，而在青少年早期時，可以明顯地觀察出男女小集團之間少有交集及互動。綜上可知，性別差異特別對青少年早期階段的同儕關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楊善堂、王磊、李天思與劉萬里（1988）的研究中提到國中階段的學生多與同性別同儕相處，儘管到了國中三年級，選擇與異性同儕建立友誼關係的人仍舊很少。黃煜峰與雷靈（1995）更提及大多數國中生都加入到同儕團體中，此種同儕關係的型態相較於小學、高中或大學來說，國中階段最為活躍，而此階段的同儕團體對其成員的價值觀、態度、行為等都有很大的影響。Sullivan（1953）也認為青少年親密的友誼對建立自尊非常重要，透過比較自己與朋友的觀點，能夠協助青少年發展社會認知的能力。

總而言之，性別差異對青少年同儕關係發展有所影響，尤其對青少年早期的國中階段學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雖然團體諮商適合易受同儕關係影響的國中生族群，但相對地，同儕關係也影響著團體凝聚力的形成與穩定。因此，須在認識國中生的同儕關係型態後，進一步理解國中生的同儕關係型態如何影響團體的凝聚力。

肆、國中生人際層面的性別差異對團體凝聚力的影響及其因應

Jacobs等人（2006/2007）認為青少年團體的領導者可能會因為團體設定目

標的不同，選擇帶領全部男生、全部女生或男女混合的團體。由於青少年階段可從異性身上有所學習，性別混合的團體最有幫助；但其缺點是異性在場可能會抑制成員表現。許育光（2013）主張國中階段的青少年與同儕相處的組成上，有時會因相異性別的相處狀況而不自在，或是因為男女生的成熟度有些落差，故在團體組成上可考慮單一性別。然而，Kees與Leech於2004年提到（引自邱珍琬，2016）性別混合團體能讓不同性別成員學習更多，像是瞭解性別社會化或減少性別分化的嚴重性等。儘管不同學者針對此階段青少年團體的成員性別組成有不同的看法，但實務工作者可依據所欲帶領團體的目標，來決定帶領單一性別或性別混合的團體。其中，像是人際關係及性別議題特別適合性別混合團體，成員可學習性別對社交互動的影響。此外，於團體開始招募成員時，可再次權衡成員性別組成上的得失，並在團體正式開始前彈性調整成員性別上的組成，以協助成員從團體中獲得最佳利益。

若實務工作者欲帶領國中生性別混合團體，勢必從發展性觀點理解性別差異如何對團體凝聚力造成影響。過去文獻多提到青少年的人際互動方式具有性別差異，包括人際距離、說話次數、價值觀……等，而基於形成友誼的重要因素「相似性」的緣故，處於青少年早期階段的國中生多與同性別同儕組成小集團，而少與異性別同儕有所交流。有不少學者也認為團體凝聚力容易受到性別差異的影響，Gazda、Ginter與Morne（2001）曾提到男性團體若加入女性，男性成員便容易有競爭的氣氛；另外，Forsyth於1999年也主張（引自邱珍琬，2016）女性受社會文化約束容易有較多從眾行為，而男性被期待要獨立，故習

慣以不同意其他成員的方式表現自我。然國內外少有研究針對此現象進行深究，尚待未來研究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綜上可知，「人際互動方式的性別差異」及「小集團現象」均對國中生的同儕關係造成不小的影響，而此現象也容易於諮商團體的歷程中重現。若從Cartwright於1968年（引自潘正德，1995）對凝聚力成因的觀點來看，國中生「人際互動方式的性別差異」與「成員間相互依賴的型態及溝通方式」有關，而「小集團現象」則與「成員間吸引力」及「成員間相似性」有關，下列將詳述此二層面對國中生團體凝聚力的影響，並提出相對應的可行因應方式：

一、國中生人際互動方式的性別差異對團體凝聚力的影響及其因應

在青少年階段，女生重視關係的親密，男生則重視地位的追求，這將對青少年的人際互動方式造成影響。青少年願意多與同儕透過聊天互動，而青少年則多以共同參與活動的方式與同儕有言語上的交流。然而，領導者帶領團體時通常鼓勵成員在團體內向他人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這種環境對國中女生來說是比較熟悉的，而國中男生則需要較多的催化協助其於團體中以開放地表達自我的方式來投入團體。由於成員間的溝通方式，像是彼此間的互動與分享，將對團體的凝聚力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故領導者宜建立安全的團體氛圍，並藉此進一步地引導青少年於團體中進行自我揭露，以便於提升團體的凝聚力。

若領導者評估團體因人際互動的性別差異而影響凝聚力時，除了為團體設計一些屬於共同參與性質的活動之外，

可使用「引出」技巧，讓國中男生能有更多的參與，協助其先進行較為淺層的揭露待會深談的議題，有助於言談者稍加整理和準備，並有助於其他成員思考與自身經驗的相近性。

領導者可使用「配對引出成員發言」與「書寫活動引出成員發言」的這兩種引出技巧，協助國中男生透過具體、明確的溝通方式來投入團體，以提升團體的凝聚力。配對引出發言是讓成員兩兩一組，並引導他們討論某個主題，兩人間必有交談，而配對所產生的動能足以刺激成員回到大團體後發表其看法；另一種書寫活動引出成員發言則是讓他們完成書寫的任務，由於這種引出方式是領導者問他們所寫的，答案就擺在面前，所以成員通常不介意被問或分享他們的答案，這種方式可幫助成員先行整理和預備好後續即將要深談的議題。總而言之，領導者可透過前述兩種策略增進國中男生於團體內自我揭露的品質及頻率，以加深其與團體連結的感受，並促使其更有意願參與團體，進而讓團體的凝聚力因此提升。

二、國中生小集團現象對團體凝聚力的影響及其因應

國中生基於成員間的吸引力及成員間的相似性，他們在團體中比較願意接近同性別同儕，這將可能導致團體中形成數個同性別小集團，而此種同性別小集團即是一種團體中的次團體。國內學者莊硯涵（2015）便曾提到國中諮商團體中不同性別各自形成次團體的現象：

團體中可以明顯觀察到男女的分界，男生和女生各自形成次團體，傾向和同性別合作與進行分享，這情況在兩兩分組進行活動時特別明顯。（莊硯涵，2015，頁70）

次團體是團體中個人與個人彼此間會有某些特殊關係存在，基於成員間彼此的個別需要，這些特殊關係會被強化，而慢慢形成各自獨立的小團體（李郁文，2000）。由此可知，國中生在團體中的小集團現象是種青少年基於滿足對友誼關係的需要所形成的次團體，而這種需要會以如同生活中與同性別同儕建立關係的方式來獲得滿足。而次團體對團體凝聚力所可能造成的影響顯而易見，它容易使團體失去了「一體感」，讓成員無法與其他成員平均溝通，並多僅與次團體內的成員互動，這後來甚至可能導致降低每位成員參與度及合作意願。

儘管如此，次團體的形成基本上沒有任何是非對錯，只能說它是團體中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現象，在這種現象的背後可能隱含了某些特殊的意義。Milson（1973）說明次團體的出現可能顯示團體呈現出某些特殊訊息，像是團體太大而不能滿足面對面的需求、團體不能對大多數人的利益有所反映、團體不能迎合需求、已有了替代團體的滿足方式、團體聚會的太少，以及團體尚未形成以團體為中心的認同。林萬億（2007）提及在整個團體發展歷程中，幾乎各階段都可能形成次團體：在團體初期，成員基於安全與解除焦慮而形成次團體；在團體中期，工作分工是造成次團體的主要原因；俟團體結束期，處理分離焦慮便成了次團體形成的緣由。

團體過程中，次團體現象既然不可避免，所以領導者思考如何有效因應，才能讓成員從團體中有所成長。莊硯涵（2015）提到領導者可適時地於國中團體中使用連結技術打破次團體的藩籬，以便於促進團體的凝聚力。此外，李郁文（2000）提出領導者處理次團體現象須明白次團體主要在反映團體本身和成

員某方面的需求，故領導者直接納次團體的存在，且以開放的態度理解各次團體的形成原因和實際需求，並進一步透過營造支持性的團體氣氛來協助各次團體成員了解到團體在幫助個人成長，使得獨立的次團體能自然地融入大團體中。總而言之，領導者若發覺到團體形成次團體時，宜採開放和接納的態度向次團體成員說明團體的本意在於協助個人的成長，並輔以連結技術促進各次團體成員間的互動與溝通；如此一來，領導者便能以較具效能的因應方式面對次團體對團體凝聚力所帶來的衝擊。

伍、結語

團體諮商相當適合青少年族群，因為青少年時期主要的認同對象是同儕，所以青少年大多都期盼能被同儕接納並隸屬於某個同儕團體之中。而團體諮商便可以提供一個地方讓青少年與同儕分享並體驗他們所面臨的衝突與困境，並於過程中發現他們不是唯一深陷掙扎和痛苦中的人，進而從中討論與建立自己的價值觀。

由於發展性觀點是青少年團體的理論基礎，所以實務工作者應對青少年發展階段的特徵有所認識，並主動提供青少年與其發展階段任務相關的各種學習經驗，以協助他們達成其所處階段的發展任務。

筆者以國中生的同儕關係發展性觀點出發，歸納出性別差異對國中生團體影響其凝聚力的兩個面向：一是國中生人際互動方式的性別差異；另一是國中生小集團現象。筆者期盼能提供實務工作者在帶領國中生性別混合團體時，更豐富和多元的思考，以協助成員能從團體諮商的歷程中有所收穫。

參考文獻

- 方紫薇、馬宗潔（譯）（2001）。**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原作者：I. D. Yalom）。臺北市：桂冠。（原著出版年：1995）
- 任凱（譯）（2005）。**團體動力：理論與技巧**（原作者：D. W. Johnson & F. P. Johnson）。臺北市：學富文化。（原著出版年：2003）
- 吳秀碧（1985）。**團體諮商實務**。高雄市：復文。
- 李郁文（2000）。團體過程中「次團體」行為現象的探討。**諮商與輔導**，171，19-22。
- 林佩儀（2004）。諮商中的性別議題。**諮商與輔導**，217，25-30。
- 林萬億（2007）。**團體工作：理論與技術**（第二版）。臺北市：五南文化。
- 邱珍琬（2016）。**圖解團體輔導與諮商**。臺北市：五南文化。
- 莊硯涵（2015）。新手帶領者於青少年校園團體諮商之困境與因應——以台灣某國中團體帶領經驗為例。**輔導季刊**，51（3），68-73。
- 許育光（2013）。**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多元場域應用實務**。臺北市：五南文化。
- 陳慶福、翁樹澍、許淑穗、劉志如、吳淑禎、王沂釗（譯）（2010）。**團體諮商：歷程與實務**（原作者：M. S. Corey, G. Corey, & C. Corey）。臺北市：洪葉文化。（原著出版年：2008）
- 程小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2007）。**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原作者：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l, R. L.）。臺北市：五南文化。（原著出版年：2006）
- 黃煜峰、雷靄（1995）。**國中生心理學**。臺北市：五南。
- 黃德祥（1994）。**青少年發展與輔導**。臺北市：五南。
- 楊善堂、王磊、李天思、劉萬里（1988）。學生友伴交往心理特點研究。**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88（3），19-29。
- 雷靄、郭菲、柳銘心、李宏利、吳靜、王偉、…杜岩英（譯）（2016）。**阿內特青少年心理學：第5版**（原作者：J. J. Arnett）。北京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大學（原著出版年：2012）
- 劉仿桂（2010）。臺灣兒童與青少年人際關係團體輔導成效之後設分析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22，69-121。
- 潘正德（1995）。**團體動力學**。臺北市：心理。
- Akos, P., Hamm, J. V., Mack, S. G., & Dunaway, M. (2007). Utilizing the developmental influence of peers in middle school groups. *Journal for Specialists in Group Work*, 32(1), 51-60.
- Buhrmester, D. (1996). Need fulfillment,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and the developmental contexts of early adolescent friendship. In W. M. Bukowski, A. F. Newcomb, & W. W. Hartup (Eds.), *The company they keep: Friendship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p.158-185).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lingame, G. M., McClendon, D. T., & Alonso, J. (2011). Cohesion in group therapy. *Psychotherapy*, 48(1), 34-42.
- Burlingame, G. M., McClendon, D. T., & Alonso, J. (2011). Cohesion in group therapy. *Psychotherapy*, 48(1), 34-42.

- Crowe, T. P., & Grenyer, B. F. S. (2008). Is therapist alliance or whole group cohesion more influential in group psychotherapy outcome?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15*(4), 239-246.
- Dunphy, D. C. (1963).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rban adolescent peer groups. *Sociometry, 26*, 230-246.
- Hoag, M. J., & Burlingame, G. M. (1997).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group treatment: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26*(3), 234-246.
- Johnson, D. W., & Johnson, F. P. (1994). *Joining together: Group theory and group skills*.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Kim, S., Kim, G., & Ki, J. (2014). Effects of group art therapy combined with breath meditat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depressed and anxious adolescents.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41*(5), 519-526.
- Lee, E. J. (2015). Research paper: The effect of positive group psychotherapy on self-esteem and state anger among adolescents at Korean immigrant churches. *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29*(2), 108-113.
- Milson, F. (1973). *An introduction to group work skill*.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Ogrodniczuk, J. S., Piper, W. E., & Joyce, A. S. (2006). Treatment compliance among patients with personality disorders receiving group psychotherapy: What are the roles of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cohesion?.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69*(3), 249-261.
- Ohr, J., Webster, L., & De La Garza, M. (2015). The effects of a success skills group on adolescents' self-regulation, self-esteem, and perceived learning competence.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18*(1), 169-178.
- Radmacher, K., & Azmitia, M. (2006). Are There Gendered Pathways to Intimacy in Early Adolescents' and Emerging Adults' Friendship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1*(4), 415-448.
- Ridgeway, C. (1983). *The dynamics of small group*.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 Roy, R., Benenson, J. F., & Lilly, F. (2000). Beyond intimacy: conceptualizing sex differences in same-sex friendships.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4*(1), 93-101.
- Shaw, M. E. (1981). *Group dynamics: The psychology of small group behavior*.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Sullivan, H. S. (1953).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New York, NY: Norton.